

“天问”刚刚腾空 背后巨星却已“陨落”！ 下

桌子上，共同开会探讨，学生愣住了：“万老师，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会是这么开的。”

万卫星拍板：“我就是来尝试一下，看看科学家和工程师，能不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！”

在万卫星坚持下，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胜利“会师”，擦出了最闪亮的火花。

随后，一个个难题被攻破，一批批人才成栋梁，中国行星探测行业从无到有，走出了最壮烈的一步。

万卫星培养出一支国际水准的年轻团队，地质地球所的“80后”研究员，有1/3来自他的团队：第一位博丁峰、“鸿鹄专项”首席科学家魏勇、3创下“优青”最小年龄纪录的任志鹏……

魏勇感慨：“10年前会场上的20多人里，只有一两个是真正的行星科学科班出身。”

而今天，这批人已全部成长为，中国行星科学领域的中流砥柱，这些，都和万老师的感召不可分割。”

2019年，当万卫星主持下的，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，终于走向最后的研发成功，万卫星，却偏离了“人生轨道”。

科研攻关催人老，自2017年起，短短半年，万卫星熬白了



头发，还突然暴瘦几十斤。

同事们以为他在减肥：“老万，减肥很是成功啊。”

身体的警告信号，让万卫星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，可正是科研的关键，他不能“掉队”，笑着对同事们说：“是瘦了不少，这不是挺好吗？”

接着，万卫星便血、频繁感冒……

他谁都没有说，例行的职工体检，因为太忙了他没顾得上去。

直到快年底，单位集中体检，万卫星的检查报告，让在场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：肿瘤晚期！

很多人都控制不住哭了：“为什么是老万？”

他那么好的一个人！”

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治疗，可万卫星拿到检查报告后，对医生说的第一句是：“可是我马上还要出差……”

医生都绷不住了：“还出什么差啊！赶紧治病！”

化疗的过程漫长而痛苦，学生们每次都提出送他去医院，

万卫星不想麻烦别人，稍微有点精神就自己偷偷开车去。这期间，“火星探测器”还在紧要关头，他放不下科

研。

化疗刚结束，反应严重的那几天，他格外痛苦，到下一次化疗，身体就有点撑不住，中间勉强有几天舒服的时候，他全都留给科研，他对学生们说：“中间那几天来找我吧，那几天我好受些。”

潘院士说：“小时候看电影，我们都希望好人能够长久……”

可为什么偏偏是脾气好的万卫星……”

2020年1月，万卫星拖着病体，脸色苍白站在讲台上，做最后一次学术报告。

3月他病情恶化，疼痛难忍却从未喊过一声，住院后，这位“国宝”级别的科学家，从未向医院和医生提出任何要求。

其实这几十年来，他一直过的像普通人那样，衣着朴素，会省吃俭用买一台心仪已久的照相机；家里的书柜上，摆满他喜欢的历史书籍……

4月，同事给病床上的万卫星，带来一个好消息：“老万，火星探测项目有名字了，叫‘天问一号’。”

闻言，万卫星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天问啊，2000年前，屈原曾写下《天问》长诗，问尽日月星辰，而万卫星是湖北人，同屈原是老乡！2000年后，万卫星这样的科学家，再次开启“天问”之旅，问鼎苍穹，走一条行星强国之路。

沧海轮回，也许冥冥之中，都是命中注定。

7月，是“天问”升空的日子，无数人祈盼着，希冀着，很多同事给万卫星鼓劲，可他的生命，还是在2个月前，戛然而止。

4月底的一天，万卫星刚刚拔掉呼吸机管子，气息十分微弱。

大弟子丁锋去医院看他，他起不来身，躺着轻轻说了两个字“7月……”，然后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在场的学生们心里都知道，老师挂念的7月，正是“天问”发射的日子。

“天问”，这是他拿命换来的“孩子”，他多想看到胜利的那天啊，可是他了解自己的病情，所有的希冀，化作那两个字“七月”，最后的遗憾，成为那一声长长的叹息……

那声叹息，让人听得心碎，上天，怎么就不肯多给他一点时间！

5月20日，天降瓢

盆暴雨，人间巨星陨落！

万卫星走了，年仅62岁，为了行星探测这项伟大的事业，他拼上了自己的性命……

同事声音哽咽：“26年前，万卫星的老师，李钧院士是64岁走的，可谁能想到，老万比他还年轻……”

7月23日，他走之后两个月，他的孩子“天问”成功升空，我们含泪告慰英雄，一切如您所愿！

下面这张是万卫星笑得最阳光的照片，很想留住这样的温暖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想必今日“天问”升空，他脸上浮现的，一定是这样灿烂的笑意……

手牵子午、目探火星，勾勒宇宙、叩问苍天，万卫星的人生，比科幻片里的主人公还要炫目。

他活着，开辟出空间科学，与行星物理学的天空，为我们开启辉煌的“天问”之路；他走了，为我们留下的，是桃李遍野，旌旗猎猎。

国有脊梁，热血满腔，剑指苍穹，豪情万丈，试问天公高几许？

“天问”一战冲寰宇！

他万般绚烂的人生啊，今天我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！

中国今日有“天问”，世代铭记万卫星！